

观点速览

别让网红流量赶超客流量

近日,淄博一位卖鸭头的小哥,因意外走红而引发围观。但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守在鸭头小哥店铺前“只囤不买”,他的营业额从原本的一天10000多元降到了6000元。目前,鸭头小哥的店铺已暂停营业,直播时他对网友围观导致的困境几度哽咽落泪。

网络时代,集体狂欢背后的边界感与责任感正逐渐消逝。对于普通人而言,过度无序的围观并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会徒增无尽的苦恼。显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围观”了,而是丝毫不顾他人感受,严重干扰正常经营的行为,让人有店不能开、有生意不能做。对于那些以小哥为噱头拍短视频、凑热闹的网友,我们应当正告一声:你们已经侵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请自重。监管部门可以适时出手,该驱散的驱散,该处理的处理。

普通人的生活和梦想,不应该被突如其来的网红流量摧毁。距离既产生美,更是一种美德。网友不妨秉持应有的敬畏,化围观为尊重,让鸭头小哥重归原本的生活,别让网红流量赶跑了其店铺真正的客流量。

(5月8日 华声在线 孔德琪)

多方和声 放大全民阅读声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目前,我们已经拥有大量“阅读基础设施”: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实体书店、便捷的图书物流配送物流……让全民阅读走得更深更广,未来,或许还需要关注可支配时间等方面。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每个人都尝试在繁忙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中找到平衡。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才能静下心来、从容求索,在书海当中优游涵泳,体会“读书之乐陶陶”;而如果缺乏足够的可支配时间,终日奔忙,读书就难免被放到次要位置,甚至弃之不顾,长此以往,则会失去“整本阅读”的能力与心境。从这个意义来讲,推广阅读、提高国民阅读量,是一个需要嵌入到整个社会发展框架中来讨论的议题,而不仅仅是“读书圈”的事。

“走向阅读社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设世界读书日的一个初衷。其实,无论是“阅读社会”还是“学习型社会”,都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图书馆、出版机构、家庭等多方形成合力、共唱和声,如此,才能不断放大读书的声量。

(5月8日 中国文明网 陈雪)

涉农广播如何传播好乡村振兴最强音

□孙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好,使农村生活奔向现代化,越走越有奔头。”2022年伊始,广西南宁广播电视台乡村生活广播(以下简称乡村生活广播)积极响应乡村振兴主题,聚焦乡村振兴策略,调整频率定位,做好涉农节目设置,服务“三农”宣传,通过重点精品节目打造、融媒“组合拳”创新模式、主题活动策划等配套一体模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勇于尝试,力争把涉农广播节目做出高度、宽度、深度和温度,实现乡村振兴宣传效果最大化,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

精心打造涉农传媒品牌,展示乡村振兴节目的亮点

《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活动。乡村生活广播以此为出发点和节目的导向,开设专门节目《徜徉在稻花香里》,每天播发南宁市12个县(市、区)乡村振兴工作动态,对南宁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充分发挥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宣传。节目定期邀请乡村振兴主管部门上线畅谈农村发展进行时,向听众展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景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实施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国粮仓根基有力夯实。节目紧跟这一精神,依托乡村振兴背景,抓住重点要点,以“粮稳天下安”为指导思想,策划推出了专题《徜徉在稻花香里》夯实大国粮仓根基“广西模式”领跑全国,入选2022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城市广播新闻优秀作品专题类奖项,我们在把握频率乡村振兴基调和各项节目、活动策划上找准了方向和路子。

核心阅读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技术等发生深刻变化,受众群体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经营头脑的,他们需要科技知识。作为传统媒体,要勇于转型拓展传播渠道和方式,和农业农村有关部门、单位、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把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落到实处。

创新传播模式,让乡村振兴宣传效果最大化

结合广西和南宁市农业发展新现状和服务对象收听收看模式的新变化,乡村生活广播借助互联网思维实现传播方式等系统创新和整体转型,增强了涉农传播内容的鲜活性,同时通过乡村生活广播融媒矩阵宣传乡村特色产业、生态文明、乡风文明、风土人情和淳朴民风。《徜徉在稻花香里》《乡村好物大舞台》节目音、视频依托南宁头条APP、乡村生活广播抖音号呈现,为广大市民了解农村新面貌开设直观的窗口。拍摄特别专栏《徜徉在稻花香里·共话家乡好发展》录制播发各县区的专访,介绍当地乡村振兴工作进展情况及“三农”工作计划。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时,我们策划拍摄的《徜徉在稻花香里·喜看乡村新变化》7集系列短视频专题,围绕广西农业强项产业糖业、蚕桑、光伏、农村物流等主题,通过镜头中火热的生产场面、丰收的田间地头、美丽的乡村新面貌,展示广西各地各产业脱贫攻坚,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画卷和中国农业发展的壮丽景象。这一系列短视频全部在“学习强国”APP刊播。

真诚服务“三农”,满足用户实际需求

《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应当发挥

农村资源和生态优势。以此为出发点,乡村生活广播策划了《城市深呼吸之快乐乡村游》栏目,不定期介绍南宁周边乡村游、农家乐、果蔬采摘体验园等信息,推介南宁市及周边地区的好山好水好风光,为听众体验乡村生活、感受生态振兴带去第一手资讯,助力乡村文旅产业和生态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提到: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推动农业对外开放,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此,乡村生活广播开办了《乡村好物大舞台》栏目,每天为听众介绍广西南宁的名优特产农产品,每天推进全市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工作成效,让优质土特产走出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听众了解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成果、认识农村农业新品牌拓展新的平台。

尤其对于《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的“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这一要求,乡村生活广播与南宁市气象局联合开设了《气象为农》广播及新媒体专栏,定期发布气象农事提醒,提高农民对气象灾害的了解和防灾减灾救灾的意识,根据南宁市突发天气预警,及时刊播或者转载南宁气象台实时更新的天气预警,提醒农户提前预防气象灾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农事活动提供气象保障。

策划主题直播活动,多元开展乡村振兴宣传

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技术等发生深刻变化,受

众群体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经营头脑的,他们需要科技知识。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勇于转型拓展传播渠道和方式——根据《乡村振兴促进法》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要求,乡村生活广播策划“科技乡村游·乡村大篷车”活动,带着实用农业种养技术、先进农牧管护技能、必要防灾减灾减灾信息等进驻美丽乡镇。通过“乡村大篷车”和农业农村有关部门、单位、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例如,我们前往兴宁区昆仑镇平地村,指导帮助农民解决“‘三农’难题”,切实做到科技为农,把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落到实处。

针对《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的“支持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手工业、绿色建材、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和乡村物流、电子商务等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生活广播前往南宁市帮扶产业园、种养合作社基地、乡村特色文旅景点等,进行美景、美食、好物、文化活动、营商环境等的体验分享。按照不同季节、节假日策划活动,到乡村文旅景点进行直播,宣传南宁市乡村振兴工作亮点和生态资源禀赋,同时倡导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建设美丽新乡村,促进文明生活理念,城乡融合做好宣传引导。乡村生活广播把工作重点和乡村振兴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真抓实干,通过各项活动策划,针对性的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做强做大有机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并因地制宜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媒体涉农传播是农民获得政策引导和服务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乡村振兴,把话筒和镜头对准广袤的农村地区,把更多在乡村振兴中涌现的新景象、新风貌、新典型、新力量展现给广大听众,坚持守正创新,深化融合传播,因地制宜,讲好南宁市乡村振兴故事,传播好乡村振兴最强音,体现新时代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广播电视台)

草原覆盖着语言的光芒(二)

——鲍尔吉·原野、汪政对谈



鲍尔吉·原野

汪政:原野老师,你以前有过写诗的经历吗?

鲍尔吉·原野: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写诗,很早以前我被别人称作诗人,我跟赵健雄、邹静之、林莽是写诗认识的。

汪政:出版过诗集吗?

鲍尔吉·原野:没出过诗集,后来有机会出,我没出,我觉得我的诗写得不好。

汪政: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说到你的散文,说到你的语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在自觉地,或者自然地营造一个富于诗意的世界。

鲍尔吉·原野:我一直喜欢读诗。中国的诗歌,我长期读杜甫,读了10多年,把好几本杜诗选本读烂了,又买新的。外国诗歌也读过一些。现在微信里读诗很方便。昨天早晨,我读了瑞典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当夜色降临,我站在台阶上倾听;星星蜂拥在花园里,而我站在黑暗中。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读过这首诗,我觉得一天都会愉快。我把诗歌当作营养,当成蛋白质和纤维素。

汪政:一般来说,作家对语言的贡献都可以掰开了、揉碎了来讲。一个作家对语言有所贡献,其实就是他建构了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语言世界。再进一步,就是这种语言能够成为一种风尚乃至一种标准,人们会去学习它、模仿它、使用它。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这是一种非常成功。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若干年后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依然能够使用他的语言和话语的风格。

你的创作作为文学语言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语言建设就是要创新,要对语言重新发现,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起死回生,从而丰富语言的功能。比如,在言说的惯习里,“躺”这个词的肯定是人或者动物。现在你说“草不躺着”,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认识到“躺”还可以有新的用法。再比如,对内地读者来说,什么是“辽阔”?什么叫“辽”?

什么叫“阔”?这在他们的脑海里可能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你的草原写作让人们对这些词,这些字有了实在的理解。你的写作,整体上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许多词,并经由此重新认识甚至重新发现了世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草原写作具有“异质性”,它不仅在文化上,也在语言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许多习以为常的、已经固化的事物和经验。不妨再说“辽阔”,“辽阔”是什么?你写辽阔,并不是采用词典的讲法。你的辽阔是实景的、感官的,通过写作,你带我们认识了草原,又因草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辽阔”。

在你的作品中,读者会知道草原,还会知道“草”,并通过草体验到色彩的丰富。草不是单一的绿色,它五光十色,早上、中午的时候都不一样,春天、夏天、秋天也不一样。它就像在不同时节生长、成熟的庄稼一样,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季节的轮换。如果你没有写,或者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对于草原、草、颜色等词的认识就固化了。

另外,你的语法有些特别。我是语文老师,我看到你作品中有些词不在按照语法应该在的位置上,你悄悄地给它挪了窝,一下让我们对这些字词和句子有了奇妙的感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自觉的、有心地在语言上用功的作家。你在这几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有些东西是语言的天分,语言的感觉,并不是刻意这样写,它就淌出来了。蒙古语的语法可能跟汉语不一样,可能悄悄地改变了你对汉语词的排列,你觉得那样写很自然。但对我们来讲有一点陌生。

语言的建设就是这样。第一是造出一些新词,像普希金、但丁,还有中国的鲁迅曾经那样做的,包括从其他语种翻译过来的,都可以产生新词。第二是重新激活,腾挪踢打,赋予旧词新的含义。第三是通过写作重新认识一些词,使它回到原初。在你看来,我们说的草原不是草原,我们说的草不是草,你将这些词返回到了事物的本真。第四是语

就是散文家的处境。除非你在语言上有更新与复苏。草原的含义是你自己说的,跟屠格涅夫、契诃夫说的都不一样。你写的月亮也跟别人不一样。

汪政:你说月亮是退着走的。

鲍尔吉·原野:我觉得月亮确实是退着走。把世间所有事物重新说一遍,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说得很独特,而是说得很美,大家读了都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风格化的问题,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我们谈论的话题有点接近语言哲学,像齐泽金或者维特根斯坦所研究的领域。席慕容老师对我说:“原野,我们对自己还是有所期许的。”她说的有意思,她不说雄心壮志,不说野心,不说以后要当大作家。她说我们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我也觉得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期许我的语言还能更好一点,像福克纳所说,“我希望我写得比我以前能好一点”。比以前好一点,这个目标永无止境。

我尤其愿意跟牧民们学习语言,他们用蒙古语谈论马,相互打趣,赞颂祖先和山川河流,一语多关,鲜活生动,妙不可言。

汪政:你把语言稍微动一下,减一点东西,加一点东西,就与惯性的语言有了区别。这3本书打开来,任何一页都有这样的语言现象。比如,“盗匪骑着这匹枣红马,奔向草场”。这是你说的话,你呢,前面也没交代,后面也没着落,你在草场前面加俩字“西边”,真的就不一样了。“西边”在你那里很重要,是吗?

鲍尔吉·原野:我固执地认为,盗匪不能骑着枣红马奔向“草场”,世上不存在“草场”。它要么在西边,要么在东边,要么在北边。我认为这么写不是啰唆,是准确。

汪政:这里面还有一种草原生活的经验和蒙古语的经验,我猜测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很感性的,对不对?

鲍尔吉·原野:我掌握蒙古语,并不像一个汉族人在大学英语系学了英语。需要的时候用英语跟别人交流。但英语不在他心里。对我来说,蒙古语在

心的底下,汉语在上边。

我掌握的蒙古语是感性的,可以摸到、看到、听到、闻到。有的作家写作使用的一些词汇,比如“必须”“问题”“一定要”,我觉得这都是文学语言。蒙古族牧民不说这样的话。语言像烙印一样在你心里躺着,告诉你不要用这个词,要用那个词。这样的区别就是作家与作家的区别。有人自称是蒙古族作家,却不懂蒙古语。他写得再好,也写不出草原的本色和蒙古民族的质地。

汪政:我们今天谈得最多的是语言,你的作品给我们读者启发,特别是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说,有助于他们建立起语言与生活的良好关系,对成人来说,它让我们思考如何重建人与语言的关系,重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本质上说,关系到我们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你的语言态度。当语言动起来的时候,世界也动起来,人也动起来。我们的语言生活困难重重,不能用语言跟社会,跟自然,跟人,跟我们自己建立起丰富的联系,不能用语言发现世界、表达生活。但我们好像对此都麻木了。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我赞成您所说的,一个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重新建立人和语言的关系,重新建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我愿意为此努力。

我特别高兴的是,汪老师把这些话送给了正在读书的小朋友们,让他们珍惜语言。向好的文学作品学习。

汪政: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有其他语系背景的作家,他们能带给汉语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阿来、张承志,他们的语言都有很独特的气质。

鲍尔吉·原野:也许他们自己没有察觉,但是确实很特别。

汪政:因此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带有异质性的作家,对汉语有外部的观察,再进入其中,跟我们一开始就在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谢你们为汉语作出的贡献。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